

· 药 业 古 今 ·

传统药市民俗文化：系统解析 和现代传承路径

王续琨¹，苏娅倩²，宋 刚³

(¹ 大连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大连 116024；² 辽宁省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 辽宁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沈阳 110011；³ 大连外国语大学创新创业学院，大连 116044)

摘 要：传统药市是指在有历史渊源的中药材集中集散地定期举行的交易集市。从民众健康物资保障、药材国际交易、促进经济发展、拓展民俗文化等方面来看，传统药市在明代、清代和民国前期的经济社会发展中都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药市民俗文化系统包含器物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心智文化四个层次的子系统，其文化传承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多方协同、群策群力，围绕“民”字做好总体策划、围绕“俗”字做大活动场面、围绕“药”字做足主题文章。

关键词：传统药市；民俗文化；中药材市场；文化传承

DOI：10.16307/j.1673-6281.2025.03.001

中图分类号：G122；F713.5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6281(2025)03-0197-08

Folk Culture in Traditional Medicinal Markets: A Systematic Analysis and Modern Inheritance Pathways

WANG Xukun¹, SU Yaqian², SONG Gang³

¹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Dalian 116024, China; ²Liaoning Provincial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Center / Liaoning Provinci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Center, Shenyang 110011, China;

³School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Dalian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s, Dalian 116044, China

【Abstract】 Traditional medicinal markets refer to periodic trading fairs held at historically significant hubs for the distribution of Chinese medicinal materials. These markets played a crucial role in the socio-economic progress of the Ming Dynasty, the Q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Republican era by contributing to public health resource provision, international medicinal trad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folk cultural enrichment. The folk cultural system of medicinal markets encompasses four hierarchical subsystems: material culture (artifacts), behavioral culture (practices), institutional culture (norms), cognitive culture (beliefs). The preservation of traditional medicinal market folk culture represents a

[基金项目] 辽宁省科学技术协会科技创新智库项目 (LNKX2025CY47)；大连市社会科学院立项课题 (2024dlsky144)

[第一作者] 王续琨 (ORCID: 0000-0002-0433-5620)，教授；E-mail: dlwxk@126.com

[通信作者] 宋刚 (ORCID: 0000-0003-2577-1656)，教授；E-mail: songgang@dlufl.edu.cn

complex societal endeavor requiring coordinated multi-stakeholder collaboration. This preservation process involves strategic planning centering on the “community” dimension, amplifying the scale of events through the “folk customs” lens, and deepening the thematic focus on the “medicinal” essence.

【Keywords】Traditional Medicinal Markets; Folk Culture;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Markets; Cultural Inheritance

“医靠药治，药为医用”，中医离不开中药，中医的兴起和发展与人们对于中药的认识和利用相同步。为满足民众防病治病的需要，自唐代以来形成了遍布全国各地的中药材交易场所。据《中国地道药材》（1989 年）一书作者的统计，古代形成的地道药材集散地有 110 多处^{[1]16}。据河南禹州市、辉县市和江西樟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药市习俗”申报材料（2008 年）提供的统计数字，历代形成的中药材集散地（药市）在全国有 110 多处^[2]。具有 1 000 多年历史的传统药市，其经营业态在 20 世纪中期以后发生多次嬗变，至 20 世纪 90 年代基本完成了向现代中药材市场的转型。现代中药材市场虽然秉承了传统药市的药材集散功能，但由于舍弃了许多民俗文化元素，疏远了大量普通民众，其传播中医药文化的功能大部分丧失。

本文从界定基本概念和确认传统药市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历史地位入手，解析传统药市民俗文化的层次结构，提出传统药市民俗文化的现代传承思路。

一、传统药市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历史地位

“传统药市”这个术语中所说的“药市”，专指“在有历史渊源的中药材集中集散地定期举行的交易集市”^[2]。就字面意思而言，“药市”可以看作是“中药材市场”一词的缩略语。然而，作为交易集市的“药市”，其实只是中药材市场的一部分，远不是中药材市场的全部。

在词典、百科全书和经济学类教科书中，市场被理解为商品交换的场所、领域或一种以商品交换为内容的经济联系形式。按照商品交易地点的差异，市场可以区分为集市、庙会、物资交流会、货栈、批发站、交易所、商场、店铺等多种具体形式。传统药市大多属于由庙会演变而来的中药材交易集市或中药材交流大会，许多药材商号（药行、药庄、药栈、药棚）和药铺（药店、药房、药坊、药堂、药肆、国药号）参与药市开市期间的药材交易活动。

传统药市是中医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中医药的初兴时期，医药不分家，医师既看病又采药、制药、售药。正如南北朝时期北齐名医徐之才（？—572）在《雷公药对》中所说的“古之善为医者，皆自采药，审其体性所主，取其时节早晚”^{[3]1}，医师自己采挖药材，由于受地域、季节等因素的制约，药材品种、质量都难以满足行医的需要。在人口逐渐增长的背景下，伴随着商业的兴盛，许多城镇聚落出现了以采药、卖药为生的商贩。东汉以后的《三辅决录》《后汉书》等古籍中多有关于卖药人的记述。

据考证，“药市”一词最早出现在唐代诗歌和文献中。唐代皎然《买药歌送杨山人》载：“扬州喧喧卖药市，浮俗无由识仙子。”文学家、永州司马柳宗元（773—819）所写短篇传记《宋清传》，开篇第一句说：“宋清，长安西部药市人也，居善药。”^{[4]175}柳宗元笔下的“药市”，还不是指专门进行药材和药品交易、独立于综合市场的集市，而是指唐代都城长安西部商业街区里售药商户相对集中的地段。

以集市形式进行药材和部分药品交易的药市，最早出现于唐代中后期的剑南道梓州（今四川省三台县）。北宋学者高承所撰考证事物起始沿革的类书《事物纪原》，其卷八“岁时风俗部”有一段关于“药市”起源的记述，依据碑刻文字可以确认梓州药市肇始于唐代大中十三年（859）农历九月九日^{[5]437}。南宋陈元靓《岁时广记》卷第三十六“重九下”，在“置药市”条目中对于梓州药市也有相同的记载^{[6]364}。

北宋、南宋时期，益州道成都府（今四川省成都市）出现了比梓州药市规模更大的九月九日重阳节药市。明代以后，全国各地陆续形成了许多由庙会集市、节庆集市演变而来的药材集散地传统药市。例如在辽宁地区，清代至民国前期的主要药材集散地有襄平（今辽阳市）、锦州、奉天（今沈阳市）、营口、安东（今丹东市）等；开原、抚顺、新城（今新宾县）、广宁、宽甸、清河等地，乾隆年间基本形成三日一市，成为人参交易的初级市场。就全国范围而言，清代以后辐射力较强的药市（有的药市习称“药会”），有河北祁州（今安国市）、河南禹州、湖北汉口（今武汉市硚口区）、河南辉县百泉镇、安徽亳州、江西清江樟树镇（今樟树市）、云南大理等。其中，“南樟北祁”声名最盛，樟树有“南北川广药物总汇”之称，祁州则有“天下第一药市”之名。明清时期以来，传统药市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首先，药市为满足民众健康需求提供基本物资保障。中药材是中华民族养生保健、治疗疾病不可或缺的物资。作为传统药市的药材集市，虽说大都有开市期限，短者三五天，长者半月至数月^①，但由于药材上市应季、品种齐全、交易量大，是各地药铺、药庄、药行批量购进的主渠道。例如，京师乐家老铺同仁堂零售的中药饮片和制作丸、散、膏、丹等成药所需的优质药材、贵细药材，主要来源于祁州药市。

其次，药市为药材国际贸易和文化交流搭建舞台。各地大型药市在繁荣时期，通常都有来自国外的贵细药材入市，甚至在药市中出现外国商人的身影。民国十三年（1924）版《密县志（卷六）·风土志》记述了乾隆年间密县洪山庙会移入禹州西关以后的药市客流盛况：“内而全国二十二省，外越西洋、南洋，东极高丽，北际库伦，皆舟车节转而至。”^{[7]279}同治年间在禹州城西北角建成的怀庆帮会馆，其大殿前次间上部绘有四组金色卷发男人、女人头像和西洋建筑风景画，标示着当年禹州药市与外国客商常有生意往来。

再次，药市为国家和地方经济发展带来活力。药业是商业的有机组成部分，药市繁荣既可以增加药农和药商收入、创造就业机会，而且可以增加官府税收。明代洪武三年（1370），朝廷在江西樟树镇设课税局征收税款，宣德年间（1426—1435）樟树镇被列为全国税收最多的33个府州镇之一。明末清初，包括药业、盐业在内的六大行业在汉口快速崛起，汉口成为经济繁荣的一方热土，跻身与朱仙镇、景德镇、佛山镇齐名的中国“四大名镇”。

最后，药市为地域性民俗文化创意拓展空间。在普通百姓、商贩赶庙会、赶集（赶圩）等自发行为基础上渐趋形成的传统药市，通过吸纳庙会、集市的各种民俗元素，将原有民俗文化拓展、整合为以“药”为主题的地域性药市民俗文化。药市民俗文化是一种具有历史意蕴、地域特点的民俗文化，理应受到广泛关注和相应的保护。2006年，“安国药市”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民俗类代表性项目名录。2008年，“药市习俗（禹州药会）”“药市习俗（百泉药会）”“药市习俗（樟树药俗）”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民俗类代表性项目名录。

二、传统药市民俗文化系统的层次解析

民俗即民间风俗、习俗，“指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8]1}。民俗文化涵盖某个民族、某个地域、某个群体长期流传和相对稳定的信仰、仪式、习惯、故事、诗词、歌谣等文化事项。

传统药市渐进形成的各种习俗，包含着丰富的民俗文化要素。由于自然环境、社会风尚、历史积淀等方面存在差异，全国各地的传统药市习俗各有特点，然而其中也存在着某些共性。我们将传统药市民俗文化系统分解为器物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心智文化四个层次，以下按照这四个层次对传统药市民俗文化进行初步解析。

① 河北祁州药市是一个特例，在清末民初的一段时间里曾经实行“春五秋七”的开市制度，即春季药交会5个月、秋季药交会7个月，药商“十三帮”全年在此地进行药材经营活动。

传统药市民俗器物文化,是指药市中附丽着人的印迹的各种物品、器具。它是传统药市民俗文化系统的表层子系统,是药市履行药材集散职能的物质基础。广而言之,一切与药市运行有关的物质存在,均属于传统药市民俗器物文化的范畴。其中,原生药材、中药饮片、炮制器具、药市场地及其设施、运输工具等,是药市民俗器物文化的主体部分。这些物质存在是因为药市的兴起并经由人的劳动过程而汇聚在一起,都被打上了文化的烙印。即使是原生药材,也是人的劳动成果,或采挖于山野,或种植于水土适宜的农田,经过人的识别和采收节气选择、药效检验、栽培试验和规划种植。林林总总的中药饮片,由原生药材经净制、切制、炮炙而成,其中凝聚着药工的技艺和智慧,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各个药帮技术流派的不同炮制风格。

传统药市民俗行为文化,是指药市所有参与者的惯常行为方式。进入药市的人,主要有卖家、买家、经纪人、药王信众、演艺者、普通市民、游客、官员等。各类人群进入药市的目的各不相同,因而他们的行为方式必然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在北方的祁州药市,每年农历四月二十八日和十月十五日分别为春会和秋会开市的第一天,既是卖家又是买家的药商“十三帮”和京师同仁堂等大买家,组团依次到药王庙举行药王祭拜典礼。祭拜时,鸣放鞭炮、吹奏鼓乐,祭拜者从平日不打开的正门进入药王庙,其礼仪有敬献四抬或八抬供品、献鼎、树伞、塑金身、挂匾、献袍、捐香火地等多种形式,祭拜者均行一拜四叩礼。买家和卖家之间的药材交易,多通过经纪人(俗称“跑和的”)协商价格。首先,经纪人与买家两手相触,买家在袖筒里用手指的伸张屈合表明期望购入价;然后,经纪人与卖家两手相触,在袖筒里进行初步的价格沟通;如果买家与卖家的差价较大,经纪人获得卖家的期望售出价后,回过头来再与买家进行第二轮沟通。这种“袖筒磋商价格”的交易方式,保密性好,交易成否都不扰乱市场价格、不伤买卖双方和气。

传统药市民俗制度文化,是指对药市运行状态和交易行为具有约束、调节作用的各种管理手段。公平的交易规则、简便的办事程序等,是药市能否正常运行、持续开办的制度保障。在官府较少参与的背景下,各地药市主要依靠药商组织进行自我管理。清代嘉庆年间(1795—1820),辉县百泉本地药商和外地药商代表组建了“药王会”,订立以交易规则为主要内容的会章会规,负责筹备和主持药材交流会的各项事务。嘉庆七年(1802),因百泉当地房主随意抬高租金、经纪人乱收佣金,外地药商经过聚议,将药交会移往新乡县举办。经药商代表和百泉药王会会首的“挽留劝请”,第二年药交会迁回百泉复会。嘉庆九年(1804),药王会在百泉药王庙所立的《复会碑记》中,列出为杜绝乱象而制订的5条“会规章程”^[9]¹³⁸。清代道光年间(1821—1850),祁州药市组建市场管理的机构——安客堂,为药商解决各种困难、提供交易方便,处理药商之间纠纷、担保贷款、管理经纪人。安客堂有一条诚心待客的规定:本地人若与外地药商发生纠纷,无论谁对谁错,首先批评、处理本地人^[10]¹²⁷⁻¹³⁰。

传统药市民俗心智文化,是指药市所有参与者的活动及其创造的精神产品,包括认知感悟、信仰升华、精神诉求、道德反思、思维方式以及艺术、科学等精神成果。心智文化是传统药市民俗文化系统的深层子系统,也是传统药市民俗文化传承中最值得珍视的子系统。由药王庙庙会演变而来的传统药市或药会,药王祭拜典礼是开市日必不可少的一项重要活动。各地药王庙多以唐代医药大家孙思邈(孙真人)作为供奉对象,参加药王祭拜典礼的药业人和进入药王庙的参观者,不仅体验和领受了民众药王信仰的庄严感、神圣感,而且能够在日后对药王事迹的深入了解中接受大医精诚、济世惠民精神的熏陶和感召。

规模较大的传统药市,融商业贸易、艺术表演、民众游乐于一体,承载着药材交易、宗教祭祀、餐饮、戏曲、曲艺、杂耍、歌舞、人际交流等多种文化内涵。数量众多但没有购药需求的游人,将逛游药市当作过节,人们在观赏表演、品茶饮酒的过程中,畅快地闻吸浓郁的药香气息,享受着难得的休闲时光。北宋、南宋时期的成都,九月药市处于鼎盛时期,不仅庶民百姓爱逛药市,而且士人官吏也通过药市观察世俗民情,时常在逛游中诗兴迸发,留下了一些有关药市的诗词作品。宋仁宗庆历年间,田况(1005—1063)任成都府知府时创作了21首《成都遨乐诗》,其中第20首为《重阳日州南门药市》:“草木瓌富百药具,山民采撷知辛甘。成都府门重阳市,远近凑集争膺担。……旁观有叟意气古,肌面黧黧毛鬢鬢。卖

药数种人罕识，单衣结缕和阴岚。……但喜见民药货售，归助农业增耨芟。”如果没有在药市上的细微观察，置身知府之位的官府要员不可能对辛辛苦苦采挖药材、单衣结缕摆摊售药的山民有如此真切的同情心。

传统药市民俗文化系统的器物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心智文化，在相互作用、相互依存中构成一个整体。“传统药市习俗”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名录，并不意味着我们只需要关注药市习俗中的非物质部分。事实上，非物质文化与物质文化并不存在截然分明的界限，非物质文化之所以能绵延至今，重要原因就是其始终以物质载体为依托，世上不存在远离物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我们先以中药饮片为例，分析药市民俗器物文化与行为文化的关系。中药饮片是由药工运用自己的炮制技艺将生药材加工而成的熟药材。出现在药市上的中药饮片因与药市民俗文化发生关联，因而将其归入器物文化的范畴，而药工的炮制技艺则属于行为文化的范畴，且药工的炮制技艺有高下之分、巧拙之别。在祁州药市，中药炮制品有名闻遐迩的“祁州四绝”：百刀槟榔（枣子大小的槟榔经润制后切成 100 多片薄如绵纸片的饮片）、蝉翼清夏（蚕豆大小的清半夏经蒸煮后切成薄如蝉翼的饮片）、云片鹿茸（鹿茸加热后切成薄如绢帛的饮片）、镑制犀角（坚硬的犀牛角切成如木柴刨花一般的薄片）。樟树帮药工同样技艺超群，刀工精良，其饮片切制标准为：“白芍飞上天，木通不见边，陈皮一条线，半夏鱼鳞片，肉桂薄肚片，黄柏骨牌片，甘草柳叶片，桂枝瓜子片，枳壳凤眼片，川芎蝴蝶双飞片。”由此可见，一方面传统药市民俗器物文化是行为文化的产物；另一方面，传统药市民俗行为文化可以借助器物文化而得以充分外显。

我们再以切药刀具及其使用技巧为例，分析药市民俗心智文化与器物文化、行为文化的关系。数百年来，中药炮制形成了多个技术帮派或流派。各个药帮及其药工基于职业良知和诚信初心，坚守“修合虽无人见，存心自有天知”等高尚的制药理念，药工在药材炮制实践中勤练技艺、精益求精，开动脑筋、钻研技术，发明并不断改进炮制器具。药材切制是中药炮制中极为重要的一个环节，切药刀具是必不可少的中药炮制器具。为适应不同药材的切制需求，各个药帮都形成了自己的刀具体系，各有独具特色的独门刀具，如樟树帮的小汉刀、建昌帮的豚刀、禹州帮的满月刀、京帮的鲢鱼头刀等。切药刀具各有各的用法，各自巧妙不同，一个学徒工需日复一日、埋头操练三年以上才能切出像样的饮片成品。没有敬业爱岗、吃苦耐劳、认真专注、品质至上的工匠精神，药工就练不成炮制的绝活、成不了能工巧匠。切药刀具和药工的使用技巧分别属于器物文化、行为文化的范畴，药工的执业理念和工匠精神属于心智文化的范畴。关于三者之间的关系，一方面，传统药市民俗心智文化可以物化为多种多样的器物文化，转化为“各有巧妙不同”的行为文化；另一方面，多姿多彩的药市民俗器物文化和行为文化又来源于积极进取、崇尚创新的心智文化。

三、传统药市民俗文化的现代传承路径

20 世纪 30 年代后期，战乱和兵燹导致全国各地的传统药市迅速萎缩乃至消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些地方逐步以“药交会”的形式恢复了传统药市的中药材集散功能。至 20 世纪 90 年代初，全国各地陆续形成了一大批以交易中药材为主的集贸市场。1995 年 4 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卫生部、国家工商局共同制订并下发了《整顿中药材专业市场标准》，整顿中药材专业市场工作逐步展开。至 1997 年，全国先后有 17 个中药材专业市场通过验收，90 个市场被关闭、取缔或转营他业，为药材有序流通、民众用药安全提供了重要保障。

获得国家认可的中药材专业市场，分布于 15 个省市（自治区）的 17 个市县，包括黑龙江哈尔滨、河北安国、河南禹州、山东鄄城县、安徽亳州、江西樟树、湖北蕪州、湖南岳阳、湖南邵东县、广东广州、广东普宁、广西玉林、云南昆明、重庆市、四川成都、陕西西安、甘肃兰州。进入 21 世纪以来，各地中药材专业市场的经营场地大都经过升级改造，交易大厅通常占地数百亩，药商摊位多达数千个。

讨论传统药市民俗传承路径，若只着眼 17 个中药材专业市场，显得势单力薄。近年来，在商务部的有序组织下，许多市县和相关企业积极参与国家中药材物流体系的建设。目前，全国各地已有 10 多个中

药材物流基地（中心）投入运营，另有在建的中药材物流基地（中心）40多个。中药材物流基地承担着大宗中药材集散的功能，是现代中药材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进入我们的研究视野。以下，我们将中药材专业市场、中药材物流基地视为现代中药材市场的主体部分。

就经营业态而言，现代中药材专业市场、中药材物流基地与传统药市相比，已经有了巨大的差异。传统药市以城镇原有的街道或场地作为交易场所，药市开市前夕，药商就地取材，搭建芦棚、稻草棚、席棚、竹棚，“俱结棚为市，环错纷纭”^{[11]475}，与民众的生活场景近在咫尺。如今，设于大型建筑物中的中药材专业市场和设于建筑群中的中药材物流基地，不仅可以风雨无阻地全天候进行药材买卖，而且还可以在线上开展药材交易。然而，现代中药材市场难得一见普通百姓的身影，丢失了传统药市的地气、烟火气。远离了城乡居民、游客的现代中药材市场，对于保护药市习俗、传播中医药文化自然是令人惋惜的损失。有的中药材专业市场在建设之初对中医药文化传播有所筹划，例如建于成都市国际商贸城的荷花池中药材批发市场，在交易大厅之上的三楼设有中医药博物馆、国医馆、旅游专区，但吸引公众、传递文化的效果并不理想。

传统药市习俗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就意味着药市习俗对于现代社会仍有积极、进步的意义，是值得传承下去的历史记忆。美国文化社会学家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Shils, 1910—1995）指出：“即使我们承认，每一代人都要修改前辈传递下来的信仰和行为范例，我们还必然会发现，大量的信仰过去被拥护，现在仍然被拥护，许多行为范例过去被奉行，现在仍然被奉行，而且这些信仰和模式与近期出现的范型相互并存。”^{[12]52}作为传统民俗文化的药市习俗，就是这种现在仍然应该被拥护的信仰和被奉行的行为规范，是可以与现代中药材专业市场经营模式相互并存的民俗文化。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是一句口号。保护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药市习俗，必须切实解决好传统药市民俗文化遗产的路径问题，通过传承来保护药市习俗。没有传统药市民俗文化的传承，保护药市习俗就是一句空话。笔者认为，拓通传统药市民俗文化的传承之路，应该围绕“民”“俗”“药”三个字，做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

（一）上下协同，围绕“民”字做好药市民俗文化遗产总体策划

从民俗文化遗产的角度来看，现代中药材市场的最大弊端是疏远了广大民众。出入中药材专业市场的人，基本上都是药材种植商、饮片生产商、药材经营商、中药生产商，可谓“交际皆药商，往来无庶民”。专业市场的药材交易大厅、中药材物流基地的办公楼仅仅在进行药材批量交易，普通百姓当然不会蜂拥而至。民俗民俗，民之不来则无以见俗、识俗，民之不聚必然无以赏俗、传俗。

历代形成的110多处有中药材集散功能的市县，现实状况各不相同，其中有些市县近年来在传统药市民俗文化遗产方面做了积极探索。河北安国市每年举办药材交流会，在开幕之日沿袭了往昔的药王祭拜仪式；同一天，在药王庙广场上，身着清代阿哥服的祭拜团队和身着清代兵卒服的护卫团队，擎举“十三帮”“银钱会”等旗幡进行民俗表演。热闹的药会，吸引了当地居民和四面八方的旅游者。江西樟树药业、药市肇始于东汉末年道教医药家葛玄在阁皂山的采药炼丹、制药行医活动。现今的樟树全国药材药品交易会，通常安排十几项活动，其首项活动就是在阁皂山大万寿崇真宫举行的“阁皂山祭祖”仪式。仪式上，有关方面负责人恭颂祭文，嘉宾分别献香、花、灯、茶、果，朝礼药祖，以表达对药业始祖的尊崇和对樟树药帮先辈的敬仰。樟树市区建有集会展中心、药师广场、药都博物馆于一体的岐黄小镇，成为游客行走“药都”的主要打卡地。

安国市、樟树市等市县能够在药市民俗文化遗产中有所作为，关键在于有明确的传承载体，即药材交流会或药材药品交易会。历代形成的其他中药材集散地，是否具备申办地区性药交会的条件，是否可以设立涉药节庆，如药材节或中草药节、药膳食疗节、药俗节等，都需要地方政府做出决策。有了药交会或涉药节庆，地方政府的中医药、文化旅游管理部门还要负起牵头组织之责，做好总体策划。围绕

“民”字做药市民俗文化传承总体策划，让现代中药材市场贴近、亲近、吸引民众，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需要地方政府和相关企业、学校、居民社区、行业协会、民间团体等上下协同，群策群力，多方参与。总体规划将以药交会或涉药节庆为主线，详列活动项目和药市民俗文化传承内容，其中若干亲民项目要做细致分工、落实具体责任。总体策划要跳出以往“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重商”套路，形成“药会或涉药节庆搭台，经济和文化同台唱戏，民俗文化在复苏中传承”的思维框架。

（二）多点造势，围绕“俗”字做大药市民俗文化传承活动场面

历代形成的有中药材集散功能的市县，不论现今是否建有中药材专业市场、中药材物流基地，都负有传承传统药市民俗文化的历史责任。为营造药市民俗文化氛围，各市县在药交会或涉药节庆期间，应该想方设法拓展活动空间，内外结合，多点造势。

相传蜀汉三国时期，诸葛亮（181—234）亲率蜀军南征平叛，路经四川会理县（今会理市）。时值农历五月，原始丛林间弥漫有毒的瘴气，遍布咬人的昆虫，兵卒们水土不服、肠胃不适，毒虫叮咬后伤口感染。诸葛亮在当地草医的指导下，带人采挖各种草药，有的用于炖食，有的用于煮水洗浴。此后，农历五月挖药根、吃端午药膳的习俗便流传下来，由此形成延续千余年的“会理端午药市”。近年来，会理市政府借端午药市和当地的药膳习俗组织面向广大游客的端午风情游活动，除为期一周多的药材集市而外，端午健康养生论坛、端午民俗（药俗）体验、非遗文化体验、古城古装巡游、迷你马拉松、书画展览等活动项目激活了整个城区。端午节当天的“万人药根宴”将整个活动推向高潮，会理古城的几条主要街道上摆出 1 000 多张餐桌，一批有接待能力的餐馆、酒店摆出 2 000 多张餐桌，共有 30 000 多人同时享用鲜美而有药用功效的药根宴，场面壮观，热闹非凡。会理市虽然没有中药材专业市场和中药材物流基地，但其为传承药市民俗文化巧于造势的做法是值得借鉴的。

一些与传统药市渐行渐远的市县，政府相关部门应该精心做好传统药市物质遗存的存量调查，做到心中有数、物尽其用。清代康熙年间，“万商云集，货品争流”的湖北汉口，由于河南怀庆府（今焦作市）、陕西汉中府（今汉中市）和陕西兴安府（今安康市）等地药商的聚集，此地成为“药料香过岭”的中药材重要集散地。怀庆药帮建成以药王庙为核心的怀庆帮会馆，每年举办两次药材大会，药市景象盛极一时。20 世纪上半叶，先后经历了军阀混战和日寇入侵，汉口药市逐渐走向衰落。如今，老汉口药市尚存若干处遗迹，如怀庆帮会馆建筑群墙体、部分建筑构件，怀庆药帮两通买地石碑，药帮巷石板路面，药王庙一座雌性石狮子。在土地资源紧缺的大都市武汉，复建药帮会馆和药王庙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传承药市民俗文化可以从调查和收集传统药市遗存做起，借城市旅游建设选择造势之点。在老汉口仿古风情街区和筹建中的武汉市中医药博物馆中，应力争插入传统药市的内容，展示老汉口药市的实物遗存、历史文献、老照片等。20 世纪 90 年代，一批医药流通企业在武汉市汉阳经济开发区聚集，形成占地约 200 亩的汉阳医药物流园。2011 年，九州通医药集团在武汉市东西湖区投资兴建占地面积 400 亩的现代医药物流中心。武汉三镇在当代中药材集散流通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现今的医药物流园和现代医药物流中心尽管与老汉口药市没有文脉上的联系，但依然可以为传承药市民俗文化贡献一份力量。相关企业在参与仿古风情街区和中医药博物馆建设的同时，还可以在涉药节庆期间向市民、游人开放，将现代中药材市场运营模式做通俗化展现，让参观者在了解当下的基础上回溯性体悟传统药市创业者的艰辛。

（三）四层整合，围绕“药”字做足药市民俗文化传承主题文章

有药才有药市，“药”是药市的主题。因此，药市民俗文化传承应该是器物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心智文化四个层次围绕“药”字的整合性传承。药市民俗文化传承的总体策划、药交会或涉药节庆的活动项目设计，需要充分兼顾四个文化层次的相互贯通。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 获得复苏之机的安徽亳州药市经历了三次搬迁升级, 从中药材贸易市场、中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中心到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 营业面积越来越大, 药材交易量持续增加。每年农历正月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开张营业第一天, 仿照清代雍正年间祁州药市的惯例, 邀请北京同仁堂负责人前来宣布开市。在办好中药材专业市场的同时, 亳州市每年 9 月举办历时 6 天的中药材交易会, 后来将其升格为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药博会(药交会)既包含在华祖庵举行的华佗诞辰祭祀典礼, 还包含华佗学术研讨会、中医养生和五禽戏保健论坛、中医药文化展演、中药产业发展论坛、中医药产品展、中医专家义诊等多项内容。另外, 还安排了一组药工在交易会上做药材切制、成药制作技艺表演。以往的单纯药材交易升迁为集文化、学术、经贸为一体的综合性节庆活动, 为现代中药材市场拓通药市民俗文化遗产之路进行了可贵的探索。

药交会或涉药节庆的策划者应该进一步敞开思路, 将各种与“药”相关的活动都纳入药市民俗文化遗产路线图。例如, 规划摊位场地, 开放马路市场, 在有序管理中进行地产应季药材、香料、调料的集市交易; 搭设中药代茶饮、药酒、药膳美食棚, 让游人在吃喝中体会中药之奇之美; 增加展示现场在药工指导下的切药、碾药、杵药操作体验, 教游人亲手制作香囊、煎煮中药; 鼓励以“药”为题进行文学艺术创作, 设置戏剧、曲艺、音乐演出、书画展览、诗歌朗诵、医药经典诵读等表演场地; 规划药王庙、三皇庙、药帮会馆、碑刻等药市遗存物参观景点, 从民俗文化叙事角度撰写有故事、有情怀的导游解说词; 开办中医药文化夜市, 传播中医中药知识和技能, 宣传板张贴药材、药物谜语, 揭榜猜谜进行现场互动。各项活动着力于引导居民、游人的文化感悟从器物、行为层次递升到制度、心智层次, 从传统药市的历史径迹中获得精神触发、激励, 形成并强化敬畏大医、喜爱中药、尊崇工匠的信念。

作者贡献度声明

王续琨: 提出本论文的撰稿思路和写作提纲, 执笔完成论文初稿并进行修改;

苏娅倩: 参与本论文相关资料的搜集和写作提纲的讨论, 对论文初稿提出修改建议;

宋刚: 参与商定本论文的写作提纲和初稿, 撰写部分论文初稿并参与论文修改。

参考文献

- [1] 胡世林, 池群, 赵中振, 等. 中国道地药材 [M]. 哈尔滨: 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9.
- [2] 药市习俗(禹州药会)[EB/OL]. [2022-08-06]. https://www.ihchina.cn/project_details/15039.
- [3] 徐之才. 雷公药对 [M]. 尚志钧, 尚元胜, 辑校. 合肥: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4.
- [4] 柳宗元. 宋清传 [M]// 柳宗元集. 长沙: 岳麓书社, 2018.
- [5] 高承. 事物纪原 [M]. 李果, 订, 金圆, 许沛藻,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89.
- [6] 陈元靓. 岁时广记(外六种)[M]. 刘芮方, 张杨澌秦, 点校.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20.
- [7] 汪忠修, 吕林钟. 密县志: 卷六 [M]// 苏全有, 李长印, 王守谦. 近代河南经济史: 上. 郑州: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2.
- [8] 钟敬文. 民俗学概论 [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8.
- [9] 徐江雁. 尹笑丹, 刘文礼, 等. 河南医学史略 [M]. 郑州: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21.
- [10] 安庆昌. 安国药市的“管家人”: 安客堂 [M]// 政协安国市委员会. 千年药都.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18.
- [11] 徐弘祖. 徐霞客游记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6.
- [12] 爱德华·希尔斯. 论传统 [M]. 傅铿, 吕乐,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

(本文编辑 黄晓华)